

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四

第七曼殊室利分之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薄伽梵在室罗筏住逝多林给孤独园，与大苾芻众百千人俱，皆阿罗汉，唯阿难陀犹居学地，舍利子等而为上首。复与菩萨摩訶萨众十千人俱，皆不退转功德甲冑而自庄严，慈氏菩萨、妙吉祥菩萨、无碍辩菩萨、不舍善轭菩萨而为上首。

曼殊室利童子菩萨明相现时出自住处，诣如来所，在外而立。具寿舍利子、大迦多衍那、大迦葉波、大采菽氏、满慈子、执大藏，如是一切大声闻僧，亦于此时各从住处，诣如来所，在外而立。

尔时，世尊知诸大众皆来集已，从住处出，敷如常座结跏趺坐，告舍利子：“汝今何故于晨朝时在门外立？”

时，舍利子白言：“世尊，曼殊室利童子菩萨先来住此，我等后来。”

尔时，世尊知而故问曼殊室利言：“善男子，汝实先来至此住处，为欲观礼亲近佛耶？”

曼殊室利前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如是，善逝。何以故？我于如来观礼亲近常无厌足，为欲利乐诸有情故实先来此。世尊，我今来至此处亲近礼敬观如来者，专为利乐一切有情，非为证得佛菩提故，非为乐观如来身故，非为扰动真法界故，非为分别诸法性故，亦不为余种种事故。我观如来即真如相无动无作、无所分别无异分别、非即方处非离方处、非有非无、非常非断、非即三世非离三世、无生无灭、无去无来、无染不染、无二不二，心言路绝。若以此等真如之相观于如来，名真见佛，亦名礼敬亲近如来，实于有

情为利乐故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作是观为何所见？”

曼殊室利白言：“世尊，我作是观都无所见，于诸法相亦无所取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童子，汝能如是观于如来，于一切法心无所取亦无不取，非集非散。”

时，舍利子谓曼殊室利言：“仁能如是亲近礼敬观于如来，甚为希有！虽常慈愍一切有情，而于有情都无所得；虽能化导一切有情令趣涅槃，而无所执；虽为利乐诸有情故擐大甲冑，而于其中不起积集、散坏方便。”

时，曼殊室利白舍利子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尊所说，我为利乐诸有情故，擐大甲冑令趣涅槃，实于有情及涅槃界所化、所证无得无执。又，舍利子，非我实欲利乐有情擐大甲冑。所以者何？诸有情界无增无减。假使于此一佛土中，有如殑伽沙数诸佛，一一皆住尔所大劫，昼夜常说尔所法门，一一法门各能度脱尔所佛土诸有情类，悉皆令入无余涅槃。如此佛土有如是事，余十方世界各如殑伽沙等世界亦复如是。虽有尔所诸佛世尊，经尔所时说尔所法，度脱尔所诸有情类，皆令证入无余涅槃，而有情界亦无增减。何以故？以诸有情自性离故、无边际故不可增减。”

舍利子言：“曼殊室利，若诸有情自性离故、无边际故无增减者，何缘菩萨求大菩提欲为有情常说妙法？”

曼殊室利言：“舍利子，我说有情都不可得，何有菩萨求大菩提欲为有情常说妙法？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诸法毕竟不可得故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若诸有情都不可得，云何施設诸有情界？”

曼殊室利白言：“世尊，有情界者但假施設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设有问汝：‘有情界者为有几何？’汝得彼问当云何答？”

“世尊，我当作如是答：如佛法数，彼界亦尔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设复问汝：‘有情界者其量云何？’汝得彼问复云何答？”

“世尊，我当作如是答：有情界量如诸佛境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设有问言：‘诸有情界为何所属？’汝得彼问复云何答？”

“世尊，我当作如是答：彼界所属如佛难思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设有问言：‘有情界者为何所住？’汝得彼问复云何答？”

“世尊，我当作如是答：若离染际所应住法，即有情界所应住法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汝修般若波罗蜜多为何所住？”

“世尊，我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都无所住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无所住者云何能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”

“世尊，我由无所住故能修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汝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善、于恶何增何减？”

“世尊，我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善、于恶无增无减。世尊，我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亦无增减。世尊，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，不为增减一切法故。世尊，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

多，不为弃舍异生等法，不为摄受一切佛法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舍法、得法故起。世尊，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为厌离生死过失，不为欣乐涅槃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修此法者不见生死，况有厌离？不见涅槃，况有欣乐？世尊，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见诸法有劣有胜、有失有得、可舍可取。世尊，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得诸法可增可减。所以者何？非真法界有增有减。世尊，若能如是修者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不增不减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；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不生不灭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；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不见增减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；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不见生灭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无所思惟，若多若少俱无希愿，能、所希愿及希愿者皆不取著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；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见诸法有好有丑、有高有下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法中不得胜劣，谓都不见此胜此劣，是真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实际无胜无劣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诸佛妙法岂亦不胜？”

曼殊室利白言：“世尊，诸佛妙法不可取故，亦不可言是胜是劣，如来岂不证诸法空？”

世尊答言：“如是，童子。”

曼殊室利复白佛言：“诸法空中何有胜劣？”

世尊赞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曼殊室利，佛法岂不是无上耶？”

“如是，世尊，一切佛法虽实无上，而于其中无法可得，故不可说佛法无上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欲住持一切佛法，不欲调伏异生法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佛法、异生法等，不欲增长及调伏故，于一切法无分别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见诸法有可思惟、可分别者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汝于佛法岂不思惟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我若见有真实佛法应可思惟，然我不见。

“世尊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分别诸法故起，谓不分别是异生法、是声闻法、是独觉法、是菩萨法、是如来法。善男子等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法中都无所得亦无所说，谓不说有异生法性，亦不说有声闻乃至如来法性。所以者何？此诸法性皆毕竟空、不可见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善男子等勤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作是念：‘此是欲界，此是色界，此无色界，此是灭界。’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是可灭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不作恩怨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住持一切佛法，不为弃舍异生等法。所

以者何？善男子等勤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佛法中不欲证得、不欲灭坏异生等法，达一切法性平等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便赞曰：“曼殊室利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乃能说甚深法，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作真法印，亦与声闻及独觉等增上慢者作大法印，令如实知先所通达非真究竟。

“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闻是深法，心不沉没亦不惊怖，当知是人非于一佛乃至千佛种诸善根，定于无量无边佛所种诸善根，乃能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没亦不惊怖。”

尔时，曼殊室利童子合掌恭敬，复白佛言：“我欲更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惟愿开许！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欲说者，随汝意说。”

曼殊室利便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法不得是可住者，亦复不得是不可住，当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缘法住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无所缘故。世尊，若能如是修者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不取相故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应观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现前观诸法性相，谓于佛法尚不现观，况菩萨法？于菩萨法尚不现观，况独觉法？于独觉法尚不现观，况声闻法？于声闻法尚不现观，况异生法？何以故？以一切法性相离故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依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法中无所分别，谓不分别是可思议、不可思议法性差别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法中都无法分别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依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法中都不见

有此是佛法、此非佛法，此可思议、此不可思议，以一切法无差别性故。若诸有情能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顺菩提故，观一切法皆不思议，毕竟空故，是诸有情已曾亲近、供养恭敬多百千佛种诸善根，乃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没亦不惊怖，当知过去已曾亲近、供养恭敬多百千佛种诸善根乃能如是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应观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能勤修，则于诸法不见杂染不见清净；虽无所见，而能勤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时心无厌倦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若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异生、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、佛法无差别想，了此等法毕竟空故。若能如是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已亲近、供养几佛？”

曼殊室利白言：“世尊，我已亲近、供养佛数量同幻士心、心所法，以一切法皆如幻故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汝于佛法岂不趣求？”

“世尊，我今不见有法非佛法者，何所趣求？”

“曼殊室利，汝于佛法已成就耶？”

“世尊，我今都不见法可名佛法，何所成就？”

“曼殊室利，汝岂不得无著性耶？”

“世尊，我今即无著性，岂无著性复得无著？”

“曼殊室利，汝不当坐菩提座耶？”

“世尊，诸佛于菩提座尚无坐义，况我能坐？何以故？以一切

法皆用实际为定量故，于实际中座及坐者俱不可得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言实际者，是何增语？”

“世尊，实际当知即是伪身增语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云何伪身可名实际？”

“世尊，实际无去无来、非真非伪，身非身相俱不可得，伪身亦尔，是故伪身即是实际。”

时，舍利子便白佛言：“若诸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没亦不惊怖，是诸菩萨定趣菩提不复退转。”

慈氏菩萨复白佛言：“若诸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没亦不惊怖，是诸菩萨已近无上正等菩提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现觉法性离一切分别如大菩提故。”

曼殊室利亦白佛言：“若诸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没亦不惊怖，是诸菩萨如佛世尊堪受世间供养恭敬。何以故？于一切法觉实性故。”

时，有女人名无缘虑，合掌恭敬白言：“世尊，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没亦不惊怖，是诸有情于异生法、若声闻法、若独觉法、若菩萨法、若如来法皆无缘虑。所以者何？达一切法都无所有，能、所缘虑俱不可得。”

尔时，佛告舍利子等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没亦不惊怖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当知己住不退转地，定趣菩提不复退转。舍利子等，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没亦不惊怖，欢喜、信乐、听闻、受持，转为他说心无厌倦；是诸有情能为一切真实广大殊胜施主，能施一切无上财宝，具足布施波罗蜜多；是诸有

情净戒圆满，具真净戒、具胜净戒，净戒功德皆已圆满，具足净戒波罗蜜多；是诸有情安忍圆满，具真安忍、具胜安忍，安忍功德皆已圆满，具足安忍波罗蜜多；是诸有情精进圆满，具真精进、具胜精进，精进功德皆已圆满，具足精进波罗蜜多；是诸有情静虑圆满，具真静虑、具胜静虑，静虑功德皆已圆满，具足静虑波罗蜜多；是诸有情般若圆满，具真般若、具胜般若，般若功德皆已圆满，具足般若波罗蜜多；是诸有情成就真胜慈、悲、喜、舍，亦能为他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观何义，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？”

曼殊室利白言：“世尊，我于无上正等菩提尚无住心，况当欲证？我于菩提无求趣意。所以者何？菩提即我，我即菩提，如何求趣？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童子，汝能巧说甚深义处。汝于先佛多植善根，久发大愿，能依无得修行种种清净梵行。”

曼殊室利便白佛言：“若于诸法有所得者可依无得修净梵行，我都不见有法可及无所得，如何可言能依无得修净梵行？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今见我声闻德耶？”

“世尊，我见！”

佛言：“童子，汝云何见？”

“世尊，今我见诸声闻，非异生、非圣者，非有学、非无学，非可见、非不可见，非见者、非不见者，非多、非少，非小、非大，非已调伏、非未调伏，我如是见而无见想。”

时，舍利子便问彼言：“于声闻乘既如是见，复云何见正等觉乘？”

“大德，我今不见菩萨，亦复不见诸菩萨法；不见菩提，亦复不见趣菩提法，亦不见有趣菩提行，亦不见有证菩提法，不见有能证菩提者。我如是见正等觉乘，谓于其中都无所见。”

时，舍利子复问彼言：“汝于如来当云何见？”

“大德，止！止！勿于如来大龙象王而兴言论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所言佛者，是何增语？”

“今问大德：所言我者，复何增语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我者但有假立名字，是空增语。”

“大德当知，佛之增语即我增语，我之与佛俱毕竟空，但随世间假立名字。菩提名字亦是假立，不可寻此求实菩提，菩提相空不可表示。何以故？名字、菩提二俱空故。名字空故言说亦空，不可以空表示空法；菩提空故佛亦是空，故所言佛是空增语。”

“复次，大德，所言佛者，无来无去、无生无灭，无所证得、无所成就，无名、无相不可分别，无言、无说不可表示，唯微妙智自内证知，谓诸如来觉一切法毕竟空寂证大菩提，随顺世间假立名字，故称为佛非为实有，若有若无不可得故。”

“复次，大德，如来所证微妙智慧说名菩提，成就菩提故名为佛；菩提空故佛亦是空，由此佛名是空增语。”

时，舍利子便白佛言：“曼殊室利所说深法，非初学者所能了知。”

尔时，曼殊室利童子即白具寿舍利子言：“我所说者，非唯初学不能解了，所作已办阿罗汉等亦不能知，非我所说有能知者。所以者何？菩提之相非识所识，无见无闻、无得无念、无生无灭，不可说示、不可听受。如是菩提性相空寂，诸大菩萨尚未能知，何况

二乘所知解了？菩提性相尚不可得，况当有实证菩提者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曼殊室利，佛于法界岂不证耶？”

“不也，大德。所以者何？佛即法界，法界即佛，法界不应还证法界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一切法空说为法界，即此法界说为菩提，法界、菩提俱离性相，由斯故说一切法空。一切法空、菩提、法界，皆是佛境无二无别，无二无别故不可了知，不可了知故则无言说，无言说故不可施设有为无为、有非有等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一切法性亦无二无别，无二无别故不可了知，不可了知故则无言说，无言说故不可施设。所以者何？诸法本性都无所有，不可施设在此在彼、此物彼物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若造无间，当知即造不可思议亦造实际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不可思议与五无间，俱即实际性无差别。既无有能造实际者，是故无间、不可思议亦不可造。由斯理趣，造无间者非堕地狱，不思議者非得生天；造无间者亦非长夜沉沦生死，不思議者亦非究竟能证涅槃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不可思议与五无间皆住实际，性无差别，无生无灭、无去无来、非因非果、非善非恶、非招恶趣非感人、天、非证涅槃非没生死。何以故？以真法界非善非恶、非高非下，无前后故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犯重苾芻非堕地狱，净持戒者非得生天；犯重苾芻非沉生死，净持戒者非证涅槃；犯重苾芻非应毁誉，净持戒者非应赞叹；犯重苾芻非应轻蔑，净持戒者非应恭敬；犯重苾芻非应乖诤，净持戒者非应和合；犯重苾芻非应远离，净持戒者非应亲近；犯重苾芻非应损减，净持戒者非应增益；犯重苾芻非不应供，

净持戒者非定应供；犯重苾芻非增长漏，净持戒者非损减漏；犯重苾芻非不清净，净持戒者非定清净；犯重苾芻非无净信，净持戒者非有净信；犯重苾芻非不应受清净信施，净持戒者非定应受清净信施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真法界中若持若犯其性平等，无差别故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诸异生类名和合者，漏尽苾芻名不和合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汝依何义作如是说？”

“大德，异生与生因合，名和合者；诸阿罗汉无如是义，名不和合。我依此义作如是说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诸异生类名超怖者，漏尽苾芻名不超怖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汝依何义作如是说？”

“大德，异生于可怖法不生怖畏，名超怖者；诸阿罗汉知可怖法实无所有、无怖可超。我依此义作如是说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诸异生类得无灭忍，诸菩萨众得无生忍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汝依何义作如是说？”

“大德，异生不乐寂灭，名得无灭忍；诸菩萨众不见法生，名得无生忍。我依此义作如是说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诸异生类名调伏者，漏尽苾芻名不调伏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汝依何义作如是说？”

“大德，异生未调伏故应可调伏，名调伏者；诸阿罗汉漏结已尽不复须调，名不调伏。我依此义作如是说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诸异生类名增上心超越行者，漏尽苾芻名心下劣非超越行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汝依何义作如是说？”

“大德，异生其心高举行违法界，名增上心超越行者；诸阿罗

汉其心谦下行顺法界，名心下劣非超越行。我依此义作如是说。”

时，舍利子赞曼殊室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能为我解密语义。”

曼殊室利报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大德，我非但能解密语义，我亦即是一切漏尽真阿罗汉。何以故？我于声闻、独觉乐欲皆永不起故，名漏尽真阿罗汉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颇有因缘，可说菩萨坐菩提座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？”

曼殊室利白言：“世尊，亦有因缘，可说菩萨坐菩提座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谓菩提中无有少法可名无上正等菩提，然真菩提性无差别，非坐可得、不坐便舍。由此因缘，可说菩萨坐菩提座不证菩提，无相菩提不可证故。”

曼殊室利复白佛言：“无上菩提即五无间，彼五无间即此菩提。所以者何？菩提、无间俱假施設，非真实有菩提之性，非可证得，非可修习，非可现见，彼五无间亦复如是。又一切法本性毕竟不可现见，于中无觉、无觉者，无见、无见者，无知、无知者，无分别、无分别者、离相平等名为菩提，五无间性亦复如是。由此菩提非可证得，言可证得、修习、现见大菩提者是增上慢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今谓我是如来耶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不也，善逝。我不谓佛是实如来。所以者何？夫如来者以微妙智证会真如，妙智、真如二俱离相，真如离相非谓真如，妙智亦然非谓妙智，既无妙智及无真如，是故如来亦非真实。何以故？真如、妙智但假施設，如来亦尔，非二、不二。是故妙智、真如、如来，但有假名而无一实，故不谓佛是实如来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非疑惑于如来耶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不也，善逝。何以故？我观如来实不可得、无生无灭，故无所疑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如来岂不出现世间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不也，善逝。若真法界出现世间，可言如来出现于世；非真法界出现世间，是故如来亦不出现。”

“曼殊室利，汝谓殑伽沙数诸佛入涅槃不？”

“世尊，岂不见诸佛如来同不思議一境界相？”

“曼殊室利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佛如来同不思議一境界相。”

曼殊室利复白佛言：“今佛世尊现住世不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。”

曼殊室利便白佛言：“若佛世尊现住世者，殑伽沙等诸佛世尊亦应住世。何以故？一切如来同不思議一境界相故。不思議相无生无灭，如何诸佛有入涅槃？是故，世尊，若未来佛当有出世，一切如来皆当出世；若过去佛已入涅槃，一切如来皆已灭度；若现在佛现证菩提，一切如来皆应现证。何以故？不思議中去、来、现在所有诸佛无差别故。然诸世间迷谬执著种种戏论，谓佛世尊有生有灭，有证菩提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所说法，唯有如来、不退菩萨、大阿罗汉所能解了，余不能知。何以故？唯如来等闻是深法，如实了达不赞不毁，知心、非心不可得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法性皆悉平等，心及非心俱不可得，由此于法无赞无毁。”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“于是深法谁当赞毁？”

佛言：“童子，愚夫异生彼如是心非实心性，同佛心性不可思议。”

曼殊室利复白佛言：“愚夫异生心、非心性，同佛心性不思議耶？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何以故？佛、有情心及一切法，皆悉平等、不思議故。”

曼殊室利复白佛言：“佛、有情心及一切法，若皆平等、不可思议，今诸圣贤求涅槃者，勤行精进岂不唐捐？所以者何？不思議性与涅槃性既无差别，何用更求？若有说言此异生法、此圣者法有差别相，当知彼人未曾亲近真净善友，作如是说，令诸有情执二法异，沉沦生死不得涅槃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愿如来于有情类最为胜不？”

“世尊，若有真实有情，我愿如来于彼最胜，然有情类实不可得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愿佛成就不思議法耶？”

“世尊，若有不思議法实可成就，我愿如来成就彼法，然无是事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愿如来说法调伏弟子众不？”

“世尊，若有说法调伏真如法界，我愿如来说法调伏诸弟子众，然佛世尊出现于世，于有情类都无恩德。所以者何？诸有情类皆住无杂真如法界，于此界中异生、圣者、能说、能受俱不可得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愿如来是世无上真福田不？”

曼殊室利白言：“世尊，若诸福田是实有者，我亦愿佛于彼无

上，然诸福田实不可得，是故诸佛皆非福田、非非福田，以福、非福及一切法性平等故。然世间田能无尽者，世共说彼名无上田，诸佛世尊证无尽福，是故可说无上福田。又世间田无转变者，世共说彼名无上田，诸佛世尊证无变福，是故可说无上福田。又世间田用难思者，世共说彼名无上田，诸佛世尊证难思福，是故可说无上福田。诸佛福田虽实无上，而植福者无减无增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依何义作如是说？”

曼殊室利白言：“世尊，佛福田相不可思议，若有于中而植福者，即便能了平等法性，达一切法无减无增，故佛福田最为无上。”

尔时，大地以佛世尊神力、法力六返变动。时，众会中有十六亿大苾芻众，诸漏永尽心得解脱；七百苾芻尼、三千邬波索迦、四万邬波斯迦、六十俱胝那庾多数欲界天众，远尘离垢生净法眼。

时，阿难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白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，今此大地六返变动？”

尔时，佛告阿难陀言：“由妙吉祥说福田相，我今印许故现斯瑞。过去诸佛亦于此处说福田相令大地动，故于今时现如是事。”

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五

第七曼殊室利分之二

尔时，舍利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曼殊室利不可思议。所以者何？曼殊室利所说法相不可思议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之所说实难思议，诚如具寿舍利子说。”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“我所说法不可说可思议，亦不可说不可

思议。所以者何？不可思议、可思议性俱无所有，但有音声，一切音声亦不可说不可思议、可思议性，以一切法自性离故。作是说者，乃名为说不可思议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汝今现入不可思议三摩地耶？”

曼殊室利白言：“世尊，我不现入此三摩地。所以者何？我都不见此三摩地性异于我，不见有心能思惟我及此定故。不可思议三摩地者，心、非心性俱不能入，云何可言我入此定？”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昔初学作意现入此三摩地，非于今时复更作意现入此定。如善射夫初学射业，注心粗的方乃发箭，久习成就就能射毛端，不复注心在彼粗的，随所欲射发箭便中；如是我先初学定位，要先系念在不思议，然后乃能现入此定，久习成就，于此定中不复系心任运能住。所以者何？我于诸定已得善巧，任运入出不复作意。”

时，舍利子便白佛言：“观此曼殊室利童子未可保信。所以者何？于此定中似不恒住，然无余定微妙寂静同此定者。”

曼殊室利便白具寿舍利子言：“大德，宁知更无余定寂静同此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岂更有定寂静同此？”

曼殊室利报言：“大德，若此可得，可言余定寂静同此，然不可得。”

舍利子言：“曼殊室利，岂今此定亦不可得？”

“大德，此定实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谓一切定，可思议者有相可得，不思议者无相可得，此定既曰不可思议，是故定应实不可得。又，舍利子，不思议定，一切有情无不得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

心性皆离心性，离心性者皆即名为不思議定，故有情类无不得者。”

佛赞曼殊室利童子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曼殊室利，汝于过去无量佛所多植善根、久发大愿，所修梵行皆依无得，发言皆说甚深义处。曼殊室利，汝岂不以住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一切时说甚深义？”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“若我由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如是说，便住我想及住有想能如是说，若住我想及住有想能如是说，则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有所住，若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所住者，则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以我想及以有想为所住处，然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二想、住无所住。如诸佛住微妙寂静，无起、无作、无动、无转以为所住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住有法、不住无法，故此所住不可思议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皆不现行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即是不思议界，不思議界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不现行界，不现行界当知即是不思议界，不思議界当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、我界、法界无二无别，无二无别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不现行界，不现行界当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即是不思议界，不思議界当知即是不现行界，不现行界当知即是无所有界，无所有界当知即是无生灭界，无生灭界当知即是不思议界，不思議界与如来界、我界、法界无二无别。

“是故，世尊，若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大菩提更不求证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菩提故。世尊，若有实知我界即知无著，若知无著即知无法，若知无法即是佛智，佛智即是不思议智，当知佛智无法可知，名不知法。所以者何？此智自性都无所有，无所有法云何能于真法界转？此智自性既无所有即无所著，若

无所著即体非智，若体非智即无境界，若无境界即无所依，若无所依即无所住，若无所住即无生灭，若无生灭即不可得，若不可得即无所趣，既无所趣，此智不能作诸功德，亦复不能作非功德。所以者何？此无思虑我作功德、作非功德。无思虑智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即是佛智，是故此智于一切法无取不取，亦非前际中际后际、非先已生非先未生，无出无没、非常非断，更无余智类此智者。由是此智不可思议，同于虚空不可比类，无此无彼、非好非丑；既无余智类此可得，是故此智无等、不等，由此故名无等等智；又无余智对此可得，是故此智无对、不对，由此故名无对对智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如是妙智不可动耶？”

曼殊室利白言：“世尊，如是妙智性不可动。如锻金师烧炼金璞，既得精熟秤量无动；此智亦尔，久修成熟，无作无证、无生无尽、无起无没，安固不动。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谁能信解如是妙智？”

曼殊室利白言：“世尊，若能不行般涅槃法，于生死法亦能不行，于萨迦耶行寂灭行，于般涅槃行无动行。不断贪欲、嗔恚、愚痴，亦非不断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三毒自性远离，非尽不尽；于生死法不起不堕，于诸圣道不离不修。彼于此智能深信解。”

佛赞曼殊室利童子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说此事。”

尔时，具寿大迦葉波前白佛言：“当来之世，谁能于此法毗奈耶甚深义趣信解修学？”

佛告具寿大迦葉波：“今此会中苾芻等众，当来之世，于此所说法毗奈耶甚深义趣，能生信解听受修学，亦能为他演说流布。如大长者失无价珠，苦恼缠心愁忧不乐，后时还得踊跃欢喜。今此会

中苾芻等众亦复如是，闻深般若波罗蜜多信解修学，后不闻说如是法门，苦恼缠心愁忧不乐，咸作是念：‘我等何时当更得闻如是深法？’后时若得闻此法门，踊跃欢喜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即为见佛亲近供养。’如圆生树胞初出时，三十三天踊跃欢喜：‘此树不久华必开敷、香气氛氲，我等游集。’苾芻等众亦复如是，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信受修行应生欢喜，一切佛法不久开敷。

“饮光当知，未来之世苾芻等众若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信解修行心不沉没，必于此会已得听闻，欢喜受持、演说流布，当知彼类由闻是法，欢喜踊跃信受修行，不久开敷一切佛法。如来灭后，若有受持、演说、流布此经典者，当知皆是佛威神力之所加护令彼事成。

“饮光当知，若有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受持，彼于过去无量佛所多植善根，已得听闻，非适今也！如穿珠者，忽然遇得无价末尼，生大欢喜，当知彼类曾见此珠，故生欢喜，非今创见。如是当来诸苾芻等，深心爱乐听闻正法，忽遇般若波罗蜜多，欢喜听闻、信受、修学，当知彼类已于往昔无量佛所曾闻是经，非于今时创闻能尔。

“饮光当知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闻妙吉祥所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欢喜踊跃、乐闻无厌，数复殷勤重请演说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过去已从曼殊室利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欢喜受持、信解、修学，亦曾亲近曼殊室利供养恭敬，故能如是。譬如有人遇入城邑，其中一切园林、池沼、舍宅、人物无不悉见；后至余处，闻人赞说此城邑中所有胜事，深生欢喜请其重说，若更得闻倍复欢喜，彼由往昔

皆曾见故。如是当来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闻妙吉祥所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欢喜乐闻尝无厌足，殷勤固请重说深义，闻已赞叹倍生欢喜，当知此等皆由往昔已曾亲近曼殊室利，供养恭敬听受斯法，故于今时能成是事。”

尔时，具寿大迦叶波便白佛言：“如来善说现在、当来善男子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信解修行诸行、状、相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汝所说，我已善说彼行、状、相。”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“现在、当来善男子等闻是深法诸行、状、相，当知即非诸行、状、相，以所闻法微妙寂静，诸行、状、相皆不可得，云何如来作如是说：我已善说彼行、状、相？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，现在、当来善男子等闻是深法诸行、状、相，彼实皆非诸行、状、相，以所闻法微妙寂静，诸行、状、相皆不可得。然彼闻说甚深法时，欢喜受持、信解、修学，必于过去已曾得闻欢喜受行，故能如是，此行、状、相依世俗说，非胜义中有如是事。曼殊室利当知，显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为显了一切佛法，通达真实不思議事。曼殊室利，我本修学菩萨行时所集善根，皆由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得成满；欲住菩萨不退转地，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亦由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得成办。

“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集菩萨所集善根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住菩萨不退转地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善通达一切法界平等之相，当学如是甚深

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善了知一切有情心行平等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疾证得一切佛法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

“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说如来不能现觉诸法秘密义趣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所觉诸法及能觉者不可得故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说如来不能证诸佛法秘密义趣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所证佛法及能证者不可得故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说如来不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相好威仪无不具足秘密义趣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所证无上正等菩提相好威仪及能证者不可得故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说如来不成一切功德不能化导一切有情秘密义趣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一切功德所化有情及诸如来不可得故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于诸法得无碍解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诸法有少真实若净若染，生灭等故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诸法非去、来、今及无为相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以真法界非去、来、今及无为故，诸法皆入真法界故。

“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于诸法得无疑惑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能三转、十二行相无上法轮，及于其中都无执著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得慈心普覆一切，而于其中无有情想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与世间同入法性无诸诤论，而于世间及诸诤论都

无所得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遍了达处、非处境都无挂碍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得如来力、无畏等无边佛法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尔时，曼殊室利童子即白佛言：“我观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相、无为，无诸功德，无生、无灭，无力、无能，无去、无来，无入、无出，无损、无益，无知、不见，无体、无用，非造作者，亦不能令诸法生灭，不令诸法为一、为异，无成、无坏，非慧、非境，非异生法、非声闻法、非独觉法、非菩萨法、非如来法，非证、不证，非得、不得，非尽、不尽，不入生死、不出生死，不入涅槃、不出涅槃，于诸佛法不成、不坏，于一切法非作、不作，非可思议、不可思议，离诸分别、绝诸戏论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都无功德，云何如来劝有情类精勤修学？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如是所说即是般若波罗蜜多真实功德，善男子等若如是知，此即名为真实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

“复次，曼殊室利童子，若菩萨摩訶萨欲学菩萨胜三摩地，欲成菩萨胜三摩地，欲住如是三摩地中，见一切佛，知佛名字，及见如是诸佛世界，能证、能说诸法实相无障、无碍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昼夜精勤勿生厌倦。”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“何故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相、无名，无边、无际，无归依处，非思量境，非罪、非福，非暗、非明，如净虚空等真法界，分齐、数量都不可得。由如是等种种因缘，是故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

“复次，曼殊室利童子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甚深行处，若诸菩萨能行是处，于诸境界悉能通达，如是行处非一切乘之所行处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行处无名、无相、非所分别，是故名为非所行处。”

曼殊室利复白佛言：“诸菩萨摩诃萨修行何法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？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懈怠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

“复次，曼殊室利童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一相庄严三摩地者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”

曼殊室利复白佛言：“云何名为一相庄严三摩地？诸菩萨众云何修行？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此三摩地以法界相而为庄严，是故名为一相庄严三摩地。若菩萨摩诃萨欲入如是胜三摩地，先应听闻、请问、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然后能入此三摩地。曼殊室利，若菩萨摩诃萨不动法界，知真法界不应动摇、不可思议、不可戏论，如是能入一相庄严三摩地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入如是三摩地者，应处空闲离诸喧杂，结跏趺坐不思众相，为欲利乐一切有情，于一如来专心系念，审取名字、善想容仪，随所在方端身正向。相续系念此一如来，即为普观三世诸佛。所以者何？曼殊室利，一佛所有无量无边功德辩才等一切佛，三世诸佛乘一真如证大菩提无差别故。

“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精勤修学，得入如是一相庄严三摩地者，普能了达无量无边殑伽沙等诸佛法界无差别相，亦能

总持无量无数殑伽沙等诸佛、菩萨已转、未转无上法轮。如阿难陀多闻智慧，于诸佛教得念总持，声闻众中虽最为胜，而所持教犹有分限。若得如是一相庄严三摩地者，多闻智慧、念总持力不可思议，普能受持无量无数殑伽沙等诸佛、菩萨无上法轮，一一法门皆能了达甚深义趣，宣说开示，辩才无尽，胜阿难陀多百千倍。”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“彼菩萨乘善男子等，云何得此三摩地时便获无边功德胜利？”

佛言：“童子，彼菩萨乘善男子等，精勤修学一相庄严三摩地者，常作是念：‘我当云何能普通达诸佛法界，受持一切无上法轮，与诸有情作大饶益？’由斯得此三摩地时，便获无边功德胜利。曼殊室利，彼菩萨乘善男子等，先闻如是一相庄严三摩地功德，发勤精进系念思惟，如如思惟此定功德，如是如是功德相现；既见此相如先所闻，深生欢喜转勤修习，渐次得入此三摩地，功德胜利不可思议。若诸有情毁谤正法，不信善恶，业障重者，彼于此定不能证得。

“曼殊室利，譬如有人遇得宝珠，示治宝者言：‘我此宝价值无量，然其形色未甚光鲜，汝当为我如法磨莹，但令鲜净勿坏形色。’其治宝者随彼所言，依法专心如如磨莹，如是如是光色渐发，乃至究竟映彻表里，既修治已价值无量。曼殊室利，彼菩萨乘善男子等，渐次修学此三摩地亦复如是，乃至得此三摩地时，便获无边功德胜利。曼殊室利，譬如日轮普放光明作大饶益，如是若得一相庄严三摩地时，普照法界，亦能了达一切法门，为诸有情作大饶益，功德胜利不可思议。

“曼殊室利，如我所说种种法门皆同一味，谓远离味、解脱

味、寂灭味，无所乖违。彼菩萨乘善男子等，若得如是三摩地时，所演法门亦同一味，谓远离味、解脱味、寂灭味，无所乖违。彼菩萨乘善男子等，若得如是三摩地时，随演法门辩说无尽，速能成满菩提分法。是故，曼殊室利童子，若菩萨摩訶萨能正修行一相庄严三摩地者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

“复次，曼殊室利童子，若菩萨摩訶萨不见法界种种差别及一相者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乘善男子等忍菩萨法不应修行，忍大菩提不应求趣，达一切法本性空故，彼由此忍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信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闻一切空心不惊疑，由此因故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乘善男子等闻说诸法无不皆空，心不迷闷亦无疑惑，彼于佛法常不舍离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”

尔时，曼殊室利童子闻是语已即白佛言：“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定由因缘而证得不？”

佛言：“不尔。”

曼殊室利复白佛言：“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由因缘而证得不？”

佛言：“不尔。所以者何？不思議界不由因缘及非因缘而可证得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即是不思議界。

“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闻如是说心不惊怖，我说彼于无量佛所，已发大愿、多种善根。是故苾芻、苾芻尼等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惊疑亦不迷闷，彼为真实随佛出家。若近事男、近事女等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惊疑亦不迷闷，彼为真实归佛、法、僧。若菩萨乘善男子等，不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彼不名为真实修学菩萨乘者。

“曼殊室利，譬如世间卉木、丛林、药物、种子，一切皆依大地生长；如是菩萨世、出世间一切善根及余胜事，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长。当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法，皆于无上正等菩提随顺证得无所乖诤。”

尔时，曼殊室利童子闻佛所说，便白佛言：“此瞻部洲当来之世，于何城邑聚落处所演说、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人多信受？”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“今此众中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信受修行，欢喜发愿：‘愿我当来随所生处，常闻般若波罗蜜多。’随彼当来所生之处，宿愿力故，即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演说、开示人多信受。曼殊室利，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欢喜踊跃深信受者，我说彼类久植善根，乘宿愿力乃能如是。曼殊室利，有欲听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汝应告言：‘善男子等，随意听受勿生惊怖、疑惑、不信反增谤毁。’今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不显有法，谓不显有若异生法、若声闻法、若独觉法、若菩萨法、若如来法成坏可得。”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“若有苾芻、苾芻尼等来至我所，作是问言：‘云何如来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’我当答言：‘佛说诸法无违诤相。所以者何？都无有法能与法诤，亦无有情于佛所说能生信解。所以者何？诸有情类都不可得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当告彼：‘如来常说诸法实际。所以者何？诸法平等，无不皆是实际所摄，此中不说阿罗汉等能逮胜法。所以者何？阿罗汉等所证得法与异生法无差别相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当告彼：‘佛所说法，不令有情于般涅槃已、正、当得。何以故？以诸有情毕竟空故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善男子等来至我所，作是问言：‘仁与如来尝所谈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请为说之，今希听受！’我当告彼：

‘汝等欲闻，勿起听心，勿专系念，当起如幻如化等心，如是乃能解我所说。汝等若欲听我法者，当起是心：“今所闻法如空鸟迹、如石女儿。”如是乃能听我所说。汝等若欲闻我法者，勿起二想。所以者何？我所说法远离二想。汝等今应不坏我想、不起诸见，于诸佛法无所希求，异生法中不乐迁动。何以故？二法相空，无取舍故。’

“世尊，诸有请我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我先如是教诫教授，以无相印印定诸法，令求听者离取著心，然后为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。”

佛赞曼殊室利童子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能善说我所说法及说方便。

“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见如来，欲亲近佛供养恭敬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欲请诸佛为大师者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或不欲证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于一切定欲得善巧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于一切定欲自在起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诸三摩地要知诸法无生无灭、无作无为方自在起。何以故？达诸法空无挂碍故。若诸有情欲达诸法皆有出离，无有一法无出离者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欲达诸法但假施設无真实者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欲了知诸有情类虽趣无上正等菩提，而无有情趣菩提者亦无退没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达一切法即菩提故。若欲了达

一切有情行菩提行，无不行者亦无退没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菩提即是诸法实性，一切有情皆行诸法，无舍法者，诸行皆空，故无退没。若欲了达一切法性即是菩提，一切菩提即是法界，此即实际，实际即空，心无退没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

“曼殊室利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显示诸佛难思作用饶益有情，亦是如来所游戏处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示现，不可宣说，是无堕法，唯有如来如实觉了，方便善巧为有情说。

“曼殊室利，若有苾芻、苾芻尼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下至受持一四句颂为他演说，定趣菩提住佛境界，况能如说而修行者！当知是人堕恶趣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

“曼殊室利，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没，亦不惊怖，欢喜信受，当知此辈于诸佛法定当证得，一切如来皆所印可，开许领受为弟子众。

“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信受如来无上法印，谓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获无量福。如是法印，一切如来、应、正等觉共所护念，诸阿罗汉、菩萨、智者及诸天神皆共守卫。若菩萨乘善男子等此印所印，超诸恶趣、声闻、独觉，定当证得无上菩提。”

时，天帝释即与无量三十三天诸天子等，各取种种天妙华香、嘑钵罗华、拘某陀华、钵特摩华、奔荼利华、微妙音华、妙灵瑞华、栴檀香末，供养般若波罗蜜多，奉散如来、曼殊室利、一切菩萨及声闻等，复奏种种天诸音乐，歌赞妙法而为供养，复发愿言：

“愿我等辈常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法印！”

时，天帝释复发愿言：“愿瞻部洲诸有情类，常闻般若波罗蜜

多，欢喜受持、成办佛法！我等天众常卫护之，令受持者无诸留难。诸有情类少用功力而得听闻、受持读诵，当知皆是诸天威力。”

尔时，佛赞天帝释言：“天主，汝今能发是愿，若有闻此欢喜受持，于诸佛法定能成办，疾趣无上正等菩提。”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“惟愿如来以神通力，护持般若波罗蜜多久住世间饶益一切。”

佛时即现大神通力，令此三千大千世界诸山、大地六反震动，复现微笑，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

曼殊室利便白佛言：“此即如来现神通力护持般若波罗蜜多久住世间饶益之相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汝所说，我以神力护持般若波罗蜜多无上法印，令久住世饶益有情。诸佛世尊说胜法已，法尔皆起大神通力，护持此法令住世间，使诸天魔不能得便，诸恶人辈不能谤毁，一切外道深心怖畏。若有精勤学此法者，一切障碍无不殄灭。”

时，薄伽梵说是经已，一切菩萨摩訶萨众，曼殊室利而为上首，及苾芻等四部大众，天、龙、药叉、阿素洛等一切众会，闻佛所说皆大欢喜、信受奉行。